



苏清绾  
作品

日月  
交替

无休  
无息

还是好  
喜欢你

# 有鹤鸣夏

YOU HE  
MING XIA

## 3



《有鹤鸣夏》第三部  
|完·结·篇|

甜宠女王 / 苏清绾 /  
持续升级秦氏宠爱

阮鸣夏有一事不解：  
“我当时夜闯秦宅，怎么没被扔出去？”  
秦有鹤口吻淡然：  
“因为那不是我们第一次见面。”

确认过眼神 / 遇上对的人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 CO.



有鹤鸣夏  
YOU HE  
MING XIA  
3

苏清绾  
作品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有鹤鸣夏. 3 / 苏清绂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 6

ISBN 978-7-5594-1962-0

I. ①有… II. ①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78413 号

**书 名** 有鹤鸣夏 . 3

---

**作 者** 苏清绂

**出版 统 筹** 黄小初 邹立勋

**选题 策 划** 黄 欢

**责任 编 辑** 胡小河 姚 丽

**文字 编 辑** 周慧娥

**责任 监 制** 刘 巍 江伟明

**出版 发 行**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**出版社 地址**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**出版社 网址**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**印 刷**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**开 本** 880 mm×1230 mm 1/32

**字 数** 200千字

**印 张** 10.5

**版 次** 2018年6月第1版,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

**标 准 书 号** ISBN 978-7-5594-1962-0

**定 价** 36.00元

---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# 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- 001 第一章 ▶ 叶公好龙，我好你
- 016 第二章 ▶ 日为朝，月为暮，你为朝朝暮暮
- 031 第三章 ▶ 春风得意马蹄疾，吃颗蜜饯抱抱你
- 049 第四章 ▶ 好雨知时节，我知你心切
- 063 第五章 ▶ 白首如新，爱你如故
- 081 第六章 ▶ 他山之石，可以攻你
- 096 第七章 ▶ 风雨凄凄，山雨欲来
- 115 第八章 ▶ 空山新雨后，有点小害羞
- 131 第九章 ▶ 晴川历历汉阳树，你是一生前途
- 147 第十章 ▶ 遇见你之前，月明，花好



# 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- 163 第十一章 ▶ 遇见你之后，难眠，终宵
- 178 第十二章 ▶ 无边落木萧萧下，喜欢你无伤大雅
- 196 第十三章 ▶ 以德报怨，以糖报你
- 215 第十四章 ▶ 三思而后行，喜欢是不偏不倚
- 230 第十五章 ▶ 红豆生南国，给你熬碗红豆粥
- 247 第十六章 ▶ 徐徐图之，缓缓爱之
- 258 第十七章 ▶ 星辰缥缈，她是心头好
- 269 第十八章 ▶ 你似心瘾，无穷无尽
- 282 第十九章 ▶ 君未归期未有期，巴山夜雨都是你
- 302 第二十章 ▶ 烟尘滚滚，铁马冰河也是你
- 324 番外 ▶ “秦鸣夫妇”小剧场
- 329 后 记 ▶ 阔别有鹤，嘉树见





## 第一章

叶公好龙，我好你

秦有鹤的呼吸已经有点紊乱，两人之间甚至还没有做什么，他就感到有些把持不住，对她的抵抗力正在一点点地降低……

“一会儿再问。”秦有鹤的口气带着一丝命令的味道。

阮鸣夏却不遂他的愿：“我现在就要问，再等，我就忘了。你今天回秦氏见到叶肖阳了，是不是？有没有惩罚他一下？”

她不待见叶肖阳，想到之前温锦对她的威胁就更加不快了，所以迫不及待地想让秦有鹤惩罚一下这个表弟。

“还没到那个时候。”秦有鹤有些烦躁地开口，他并不想跟阮鸣夏多说关于叶肖阳的事情。对于叶肖阳，他有自己的计划，而且没必要将她牵扯进来。

“你也真能忍，他可是把你不能生育的事情都往外传了欸。这么毁坏你名誉的事情，你都不在意？”阮鸣夏说完后，突然觉得自己说这些话有点挑拨离间的味道……

不过，是叶肖阳先做小人的，怪不得她。

秦有鹤一听到“不能生育”这四个字，原本那点激情瞬间被浇灭了。在这种时候，被自己的太太冠上“不能生育”的头衔，他瞬间一点

欲望都没有了。

“哦，对了，说到你的病，我让陆琛去附院取了药，帮你送回家了。我刚才打电话回去叮嘱程姨熬煮好，你回去后就可以喝了。每天喝两次，虽然药的味道有点苦，但对调理身体很管用的，这个医生的方子很难求呢。”

阮鸣夏叽叽喳喳说了一大堆，在黑暗狭小的车厢内，她看不清秦有鹤的神色，但也猜得出他肯定不高兴了。

“我没病，不需要吃药。”

“要吃的，刚才去看顾和的时候，我又去找了一次医生，他说帮你配的是调理身体的药，如果真要治疗不孕不育，还得看中医，所以，这药你尽管喝。”

秦有鹤扯开了阮鸣夏抓着他领带的手，回到自己的座位上。

“你让陆琛去取的药？”秦有鹤的语气相当不悦。

“是啊。我没空送去秦宅，总不能拿着一包男科的药回工作室吧，所以就让他帮忙的。”

“陆琛又没事，他跟了你这么多年，应该知道你不能生育的事情吧，不用难为情啦。”

阮鸣夏也是想了好久才决定让陆琛去取药的。

秦有鹤没有理会她，系上安全带后发动了车子。

秦宅。

秦有鹤一走进客厅，就闻到了一股浓郁的中药味，不由得蹙眉。他正准备继续往里走的时候，花生欢脱地跑了出来，在他的脚边不停地蹭。

花生才几个月大，它似乎特别喜欢秦有鹤，只跟他亲近。

“花生，你这样，爸爸会生气的。”阮鸣夏俯身将花生抱在了自己的怀里，凑到秦有鹤的面前，“来，花生，叫爸爸。”

秦有鹤并不是很乐意让一只狗叫他爸爸。

他越过阮鸣夏，继续往里走，花生一直嗷嗷叫着看着他走动的身影。

“花生就是想跟你亲近，你还不理它。是不是以后你的病好了，我

们生个孩子，你也会不喜欢我们的孩子？”阮鸣夏撒娇般开口，她希望秦有鹤能接受花生。

毕竟它是秦宅新加入的成员，以后在一起生活的日子还长着呢。

阮鸣夏其实也并没有多喜欢小狗小猫，但就是莫名觉得秦有鹤特别适合养狗，那种反差萌，她想想就觉得有趣。

一脸傲娇、一本正经的商务男士，养了一只又丑又萌的恶霸……这么想着的同时，阮鸣夏的嘴角忍不住弯了起来。

“孩子随你的话，估计话会很多。”秦有鹤只是说了这么一句话，就往楼上走去。

阮鸣夏撇了撇嘴，这时，程姨刚好从厨房出来：“秦先生，我刚刚熬好了中药，先趁热喝了，再洗澡吧。”程姨在秦宅这么多年，可以说是看着秦有鹤长大的，他的生活作息，她是再了解不过了。

秦有鹤洗完澡就会去书房看文件，他看文件的时候是谁都不允许打扰的，现在不让他喝药的话，就没时间让他喝了。

程姨将时间掐得很准。

秦有鹤闻言，蹙眉：“我没病，不用喝药。”

程姨虽然并不知道秦有鹤得了什么病，但她觉得只要是太太叮嘱的，准没有错，小两口这么恩爱，太太怎么可能害他？

阮鸣夏一只手抱着乱叫的花生，一只手摩挲着花生后背上的柔软毛发，淡淡地瞥了一眼已经走到楼上的秦有鹤。

“你不喝药的话，晚上就不要睡觉了。”阮鸣夏也学会了威胁秦有鹤，“或者，我睡客房。”

秦有鹤听到这话时，停了几秒钟，最终还是转身下楼，走向了程姨。

他从程姨手中接过汤药，干脆利落地一饮而尽，喝完才看向抱着花生的阮鸣夏：“满意了？”

秦有鹤的嘴角还留着一点中药的汤渍，阮鸣夏扯过一旁的纸巾帮他擦了擦，轻轻浅浅地笑了：“满意。你先上去洗澡吧，我喂花生吃完就上来。”

“还挺上心。”秦有鹤看了一眼被她抱在怀中的小家伙。



秦有鹤的性格慢热，尤其是跟人相处方面，跟阮鸣夏的相处也是从冷漠开始，后来才慢慢变得热络起来。

他对小狗更是如此，小时候养的一只名叫奶油的金毛，年幼的他也是花费了不少时间才说服自己不把它送走……

当时季邵对金毛奶油眼馋得很，秦有鹤偏偏不想让季邵如意，才勉强留下了它，好在之后与它越相处越喜欢。

所以，现在他对花生，没有办法做到特别热络，一切还是要看花生的表现。

“当然了，谁像你一样没有爱心。”阮鸣夏嘟哝了一句，“我小时候去楼家，楼邺城也特别喜欢小猫小狗，他对他的宠物都很有爱心的。”

阮鸣夏故意在秦有鹤的面前提起楼邺城，想刺激一下他，利用他的醋意让他接受花生。

果不其然，聪明如秦有鹤，在醋意的促使下也一下子就中招了。

“明早我带花生出去遛一下。”说完这句话，秦有鹤就上楼了。

一旁的程姨虽然不知道楼邺城是谁，但也猜到了什么，她笑着跟阮鸣夏悄悄说道：“太太，我们先生就是这样，从小到大都是这样的脾气，老爷子也拿他没办法，什么事情都要刺激他一下才行。”

阮鸣夏捋着花生的毛，也笑道：“是啊，不刺激一下，他从来都不会主动表明真心。”

“花生，爸爸明天带你出去玩哦。”

花生躲在阮鸣夏的怀里安安分分的，不再像刚才一样号叫。

翌日早上。

秦有鹤早早地换好运动服下楼去跑步，看到花生在客厅里转悠的时候，想起昨晚在阮鸣夏面前“承诺”的话。

于是，他拿了牵引绳，牵着花生出去了。

晨跑的人不少，小区里有不少人被秦有鹤带着的狗吸引了过去。很多人知道秦有鹤住在秦宅，但他周身冰冷的气息使得没人敢跟他打招呼。

这次却是例外。不少人看到花生都忍不住跟秦有鹤搭讪了起来。

“秦先生养狗了啊？”一个中年妇女一边跑步，一边笑着看向花生。

秦有鹤很不愿意承认这只狗是他养的，平心而论，恶霸并不是什么好看的品种……

但想到它是阮鸣夏养的，他还是颌首：“我太太喜欢。”

“秦先生对太太真好啊。”

周围的人也有一句没一句地跟秦有鹤搭话。

跑了一圈，花生到家后就趴到自己的窝里开始休息，显然是累坏了。

阮鸣夏从楼上下来的时候，恰好跟门口的来人对视了。

来者是沈依杭。

“老公，我觉得有点反胃。”阮鸣夏摸了一下肚子，眉头微蹙。

“吃了什么？”秦有鹤也看到了沈依杭，但是，他没有多余的反应，甚至没有跟她打招呼，而是走到花生的窝旁边，伸手摸了摸它的后背。

花生倒是乖顺，一动不动地躺在那边任由秦有鹤摸着。

“没有吃什么，估计是看到了什么不想看的東西吧。”阮鸣夏话里有话地开口，她才不管沈依杭听了是高兴，还是不高兴呢。

“阮小姐，我会熬养胃粥，要不要我帮你熬一点？你喝了或许会舒服一点。”

“不用了，沈小姐，这里是秦宅，厨房也只有秦宅专门的厨师和程姨可以进。沈小姐想进的话，我会以为你是想来秦宅给我做保姆。”阮鸣夏淡淡地笑了一下，说完立刻敛去了笑意，走到秦有鹤的面前蹲了下来。

“老公，我们的花生乖不乖？”

“一般。”秦有鹤觉得花生黏人了一点，跟阮鸣夏一样，却又让他讨厌不起来。

“花生，以后让爸爸每天都带你去遛弯好不好？”阮鸣夏对花生说道，当沈依杭是空气一般的存在。

花生好像听懂了一样嗷嗷地叫了两声，身后的沈依杭一个人杵在那边，素白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，但是神色是僵硬的……

沈依杭沉默片刻，还是对阮鸣夏开口了：“以前念书的时候，我经常在秦宅的厨房里做早餐给有鹤吃的。有鹤，是不是？”沈依杭说的是实话，阮鸣夏心里明镜般清楚。

阮鸣夏起身，身上还穿着丝质的睡衣，百无聊赖地打了一个哈欠：

“有人天生就是喜欢做保姆，我有什么办法呢？都说三岁看老，沈小姐

可能晚一点，十几岁的时候才看得出来你的保姆性子吧？”

程姨正好从厨房出来，听到这句话的时候笑了一下，阮鸣夏连忙开口：“程姨，我可不是说你，我和有鹤早就将你当成亲人了。”

程姨从来都知道阮鸣夏会说话，而且也清楚阮鸣夏的心肠好，对她跟程伯还有几个保姆都非常好。

“知道。”程姨会心地笑了一下，看到沈依杭仍站在那里就开口，“沈小姐，夫人还在睡觉，您吃过早餐了吗？没有吃过的话，我给您准备一份，夫人昨晚回来的时候心情不太好，估计会起得比较晚。”

“夫人”自然指的是温锦。

沈依杭闻言，摇了摇头：“我吃过了，我在这里等着师父就行了。”

阮鸣夏抬眼，敢情沈依杭不是来找秦有鹤的。

秦有鹤从花生的身旁起身，看向沈依杭：“你找我妈有事？”

“嗯……我之后要去J市演出，准备请师父跟我一起登台。我现在资金不足，为了这场演出，我已经掏出我所有的积蓄了，但是还不够。”沈依杭抱歉地笑了一下。

沈依杭一句话里提了两次钱，说她不是在暗示秦有鹤给她投资，打死阮鸣夏都不相信。

“师父在京剧圈内的名声大，如果能够请到师父跟我同台的话，来看的人应该会比较，我也要盈利，才能够维持下去。”

沈依杭每个字都把自己说得非常可怜，好像是被秦有鹤抛弃的女人一样……

阮鸣夏走到一旁的餐桌前，拉开椅子坐下来开始喝粥，耳朵却竖了起来在听沈依杭说话。

“这么大个人了，也该学会自己赚钱了。”听到秦有鹤一本正经地说出这句话，阮鸣夏差点笑出声来。

沈依杭的如意算盘显然打错了，秦有鹤的口气听起来并没有任何要投资的意思。

秦有鹤走到阮鸣夏的面前，将她手中的面包片拿下扔到了餐盘上。

“饭前洗手，还要我教你？”秦有鹤将阮鸣夏从椅子上“拽”起来，“拎”进了洗手间。

“我刚才下楼的时候洗过了。”

“你刚才摸过你儿子了。”秦有鹤将水温调到了温热的状态，动手帮她洗手。

阮鸣夏这才想起刚才好像是摸过花生……她只顾着听沈依杭说话，忘记这事了。

“哦。”阮鸣夏抿了一下唇，开口道，“沈依杭明显想让你投资她的演出，你听出来了，对吧？”

“我明显拒绝她了，你没听出来？”秦有鹤没有抬眼。

阮鸣夏觉得手指的皮肤上有点痒痒的，但又不想让秦有鹤松开她，这种感觉挺微妙的。

“你看她，要钱还要兜几个圈，不像我一样，当初我跟你要三千万就直接说，才不这样绕弯，听着都让人难受。”

秦有鹤松开了她的手，拿过纸巾覆在她的手上，仔细地擦干净。

“对了，你以前跟沈依杭在一起的时候，是不是经常买东西给她或者给她经济上的帮助？”阮鸣夏将手从秦有鹤的手中抽了出来，抬头盯着他。

秦有鹤昨晚应该还是没有睡好，眼皮有点肿，但仍旧英气、好看。

“我给过经济帮助最多的女人，应该是你。”秦有鹤回答后，转身走出了洗手间。

阮鸣夏心里咯噔一下，好像是这么回事。

他给了她三千万、一辆车、一个珍印的大单子……

温锦已经从楼上下来了，看到阮鸣夏跟秦有鹤先后从洗手间出来的时候，目光依旧温柔寡淡，但是阮鸣夏感觉到她的目光在自己的身上停留了些许时间。

阮鸣夏都有点怕温锦了，自从上次温锦威胁她之后……

阮鸣夏连忙走到秦有鹤的身后，伸手轻轻捏住了秦有鹤的手腕，好像这样就有安全感了一般。

秦有鹤牵着阮鸣夏走到餐桌前开始吃早餐，阮鸣夏吃了几口，发现食之无味。

温锦看了一眼沈依杭，对秦有鹤开口：“有鹤，你今天不是说要去丁市一趟吗，刚好心心也要去丁市看场地，你顺路把她带过去吧，免得她还要坐高铁。一个女孩子坐高铁挺麻烦的。”

阮鸣夏吃着面包的动作微微顿了一下。

温锦这是要出手了吗？

之前她从没有让沈依杭跟秦有鹤在一起的意思，现在却直接制造机会让他们相处，这不是在威胁阮鸣夏，又是什么？

尤其是，她还当着阮鸣夏的面说。

她明明不会让自己的徒弟嫁给自己的儿子，只是为了达到让叶肖阳上位的目的，就不惜给沈依杭希望。

给人希望又让人绝望，只有最残忍的人才做得出来。

意识到这点，阮鸣夏心里不禁一凉。

“有鹤，可以吗？”沈依杭对温锦的做法也有点吃惊，期待地看向秦有鹤。

秦有鹤喝了一口粥，没有抬头：“今天我陪阮阮逛街，不去J市。”

“你不是要去J市出差的吗，怎么临时变了行程？”温锦的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几分。

“妈是听谁说的？”秦有鹤冷冷地反问了一句，阮鸣夏坐在秦有鹤的对面都感觉到了他周身的冰凉。

温锦噎住了，没有回应秦有鹤。

“听叶肖阳说的吧？”

“不是阳阳，是听别人说的。我昨天去了秦氏，恰好那段时间你不在。”

“叶肖阳有这个工夫来打听我的行程，不如把心思放在工作上，这样或许我还会给他一个好的职务。”

“我说了，不是阳阳。”温锦似是有点恼了，但口气仍温柔。

秦有鹤保持沉默，没有理会温锦。

阮鸣夏吃完后低头看了一眼腕表，再不出门就要迟到了。

虽然工作室是她开的，但她也不想在这这么多员工面前迟到，于是拎了包准备离开。

离开前，她还不忘在秦有鹤的脸上印下一个离别吻。

“老公，再见，下午我没事，你来接我去逛街。”

阮鸣夏可是记着呢，秦有鹤要陪她逛一次街，之前他答应过她的，到现在都没有实现。

“嗯。”秦有鹤也放下了碗筷，“路上小心。”

“路上小心”这四个字是秦有鹤每天早上都会跟阮鸣夏说的一句话，因为她的车技并不好，之前还出过车祸，秦有鹤每一次都像叮嘱孩子一样叮嘱她。

“知道。”阮鸣夏笑了一下，也不理会沈依杭和温锦，就离开了。

沈依杭看着阮鸣夏和秦有鹤分开时甜蜜的样子，放在身侧的双手已经紧紧地捏在了一起，指甲几乎要嵌入掌心。

阮鸣夏离开后，秦有鹤也起身：“妈，我吃饱了，去公司了。”

“你等等。”温锦皱眉，“听说你昨天不让阳阳参加会议？销售部很多人都参加了，为什么他就不行？”

“想听实话？”秦有鹤的态度并不和善。

“有鹤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”

“我不喜欢叶肖阳，更加不喜欢叶展恒。如果妈要跟他们继续亲近，我的态度也会更加不好。”秦有鹤实话实说，一旁的沈依杭听得不由得愣了一下。

秦有鹤从一旁的沙发上拿起西装外套，穿上后大步走向了玄关处。

沈依杭见状，立刻跟了上去：“有鹤，之前演出资金方面的问题我还有很多细节想要问问你，这是我第一次自己出资办演出，什么都不懂，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。”

温锦也帮着开口：“有鹤，再怎么讲，心心也是妈妈的徒弟，你们就算做不成恋人，也能做兄妹或朋友吧，告诉她这些也没什么。”

“演出经费的事情都是财务部负责的，如果你想知道，可以找陆琛，让他带你去财务部，会有人跟你具体说明。”秦有鹤把关系撇得很干净。

秦有鹤说完，转身准备出门，沈依杭不死心地追上去，但是，这个时候花生直接冲到了秦有鹤的面前，对着沈依杭叫了几声。

沈依杭吓得连忙后退了两步，还好温锦上前扶住了她。

“没事吧？”温锦柔声开口。

沈依杭心有余悸地摇了摇头，低头看向挡在秦有鹤面前的花生。这只小狗一看就还不是成年犬，幼犬就这么凶……吓得沈依杭不敢再靠近。

温锦皱眉看向秦有鹤：“有鹤，你小时候不是说过奶油去世之后就不要再养狗了吗？这只狗这么凶，只认你和阮鸣夏，那以后我回来怎么办？”

“只要妈对阮鸣夏好，花生也不会凶你。”秦有鹤换上皮鞋，顺便摸了摸花生的后背，花生舒服地在秦有鹤的脚边打了两个滚。

“我看你，真的是被阮鸣夏喂了迷魂药。”温锦的口气仍是温和的，却听不出有什么暖意。

秦有鹤没有说话，直接出门了。

CBD，秦氏地下车库内。

阮鸣夏照例将车子停在了老位置，她下了车，恰好看到工作室的秘书。

“阮小姐，好巧啊。”秘书笑着看向阮鸣夏身后的车子，发现了一点不同。

阮鸣夏淡淡地颌首：“巧，今天就要开始做珍印的单子了，大家可能需要加班加点了。”

“应该的。”女秘书笑了一下，目光一直落在阮鸣夏身后的车子上，“阮小姐，您的车子终于安牌照啦？”

“嗯？”阮鸣夏稍微愣了一下，转过头去看了一眼。

江 A00206……

阮鸣夏只觉得这个车牌号码有点奇怪，秦有鹤是什么时候让人安的？距离她跟他想安牌照到现在，也不过一个晚上的时间……

她也没继续多想，只当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车牌号。

“嗯。”阮鸣夏颌首，正准备同秘书一起上楼，却看到一辆熟悉的車子从她们身边擦身开过。

这是楼邺城的车，阮鸣夏记得。

当副驾驶座的车窗降下来的时候，阮鸣夏略微吃了一惊。

坐在副驾驶座上的人，是陆一浓。

“阮鸣夏，早啊。”陆一浓打开车窗，楼邺城自然只能将车子停了下来。

“阮阮。”楼邺城的脸色不大好。

“小哥哥。”阮鸣夏露出一个非常灿烂的笑容，但只是对楼邺城的，她并不想理会陆一浓。

陆一浓受到了冷落，原本炫耀的笑脸僵住了，她当然是来炫耀的，

在 B 市并不是所有女人都能坐上高盛总裁的车子。

高盛虽然比不得秦氏，但也是商界鼎鼎有名的企业了。

虽说陆一浓出身名门，但陆家跟楼家比起来还是差了一段距离，越是出身好的女孩，有时候越看重物质，陆一浓可谓是这种女孩的典型代表。

阮鸣夏太了解她了。

“这么早上班？”楼邺城觉得陆一浓在他跟阮鸣夏中间有点碍眼，但是素质和礼貌让他没有将陆一浓赶下车。

楼邺城很清楚阮鸣夏不喜欢陆一浓。

“嗯。最近工作太忙了。”阮鸣夏口气淡淡的。

“邺城哥，我们先去高盛吧，今天是我第一次到设计部来，虽说只是名誉设计总监，但我也要早点到，迟到就不好了吧？”陆一浓根本不理睬阮鸣夏在场，娇滴滴地开口。

高盛和秦氏都在 CBD 这个位置，所以他们在地下停车库碰到也不奇怪……

“你自己先上去吧，我还有话要跟阮阮说。”楼邺城根本不给陆一浓面子，口气有些清冷。

“我……”陆一浓咬了咬牙，最后还是气愤地下车，正准备离开时，看到了阮鸣夏的车牌号码。

陆一浓迅速想起阮鸣夏当初拿着两张结婚证回陆家跟她炫耀的时候……当时阮鸣夏为了证明自己是真的跟秦有鹤结婚了，将两张结婚证摊开放在她的面前，她看得真切，他们结婚的日子是二月六号……

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，陆一浓或许会觉得只是巧合罢了，但这是秦有鹤，她并不觉得秦有鹤只是碰巧拍下了这样的车牌号码……

看来，秦有鹤对阮鸣夏是真的用心良苦。这么一想，陆一浓心里就更加不满和不甘了。

秘书见情形尴尬就先离开了，现在阮鸣夏身旁没有别人。

“秦有鹤对你还真是好啊，你到底用了什么狐媚伎俩，让他对你这么死心塌地？”陆一浓的口气像是要将阮鸣夏吞了一样。

即使觉得莫名其妙，阮鸣夏还是得意地弯了弯红唇：“你想听，想学？”

陆一浓皱眉：“不要脸。”



“其实挺简单的，跟他睡一晚，他不就是你的了？死心塌地也不能玩柏拉图吧，总得有身体上的交流。我最亲爱的妹妹，你不是最擅长跟男人周旋吗？”阮鸣夏讽刺道，听得陆一浓额角上青筋凸起。

即使事情过去很久了，阮鸣夏跟慕呈延的联系也越来越少，但是，这仍是她心中的一道坎儿。

毕竟，那件事情是她噩梦的开始。

“秦有鹤大概是瞎了眼，才会看上你。”陆一浓的余光仍落在那个招摇的车牌号上，嫉妒的感觉早已占据她整颗心脏。

“话可不能这么说，我们秦先生的视力挺好的。”阮鸣夏一说到这个，就想起秦有鹤戴着金丝边框眼镜的样子，忽然间又很想见他了，明明他们才分开一个多小时而已……

陆一浓不想在楼邺城等着的时候跟阮鸣夏多争执，于是笑着朝车内的楼邺城开口：“邺城哥，我先去公司了。”

“嗯。”楼邺城见陆一浓跟阮鸣夏说完了，才将车子停好，从车上下来。

楼邺城也是一个绅士，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出面比较好，毕竟这是人家的私事。

“她没有欺负你吧？”楼邺城已经清楚陆一浓的品行，才会这么问。但是，楼封非要她来高盛做设计总监，他一时也不能违抗老楼总的意思。

“你应该问我有没有欺负她。”阮鸣夏说完，抿唇。

楼邺城原本想摸一下阮鸣夏柔软的头发，像小时候那样，每当她说一些俏皮话的时候，他都会这样做。

但是，他的手刚刚抬到一半，便僵持了一下，始终没有进一步的动作。

阮鸣夏并没有看到楼邺城这个动作。

楼邺城沉默了几秒，才又开口：“对了，上次在医院里我跟你说的关于珍印的事情，那个时候太急，没有说完。珍印的确有一个不错的单子，但我不确定能不能帮你拿到。原本我是想等事情尘埃落定后再跟你说的，但我还是想先问问你的意见，如果你的工作室没有空接那个单子，我就不去争取了。”

楼邺城想帮她争取珍印那个单子？

阮鸣夏愣了一下，心脏好像被什么东西包裹住了……